

师长

青春



初识赵建功老师

和羽楠

相遇总是充满惊喜与意外。

初闻要与书法家赵建功老师相聚二独堂,我们晚辈后生心中雀跃。登门拜访,赵老师及夫人款款相迎,十分热情。入门环顾四周,中式风格家具,内敛质朴,端庄典雅。时值夏日燥热,不禁想到“人室即静”的古老哲学,逍遥任我游、安然天地间大抵也是如此了。

稍作寒暄,大家落座,吾有幸在旁一听老师畅谈,无不谈吐文雅,令人如沐春风。获悉赵老师曾在语文报社工作数十年,当编辑,做主编,直至在副社长任上退休。而书法则是其久久为功之事业,且老师深得其意,至今仍躬耕不辍,潜心研习,即使

身体抱恙,也日日勤勉用功。二独堂墙上所挂画作题“烟雨任平生”,出自苏轼《定风波》一词。苏轼一生大起大落,命途多舛,但可贵在博学达观:“一蓑烟雨任平生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或许可略微从画中见性情,一品老师之豁然处世之态度。

对赵老师书法越发向往,沉浸其中时,竟不觉赵老师已在案台前,老师听闻我素来喜欢诗歌,当即挥毫写下“诗言志”三个大字。赵老师泼墨,吾垂手在旁静观之。赵老师书法可谓意境高妙,笔在手中握,胸中意自成,落笔沉潜蓄势,或急或缓,潇洒自然,纵横豪迈,有一瞬间我恍惚间好像看到了一位老将征战笔墨疆场,运

筹帷幄,应乎古今。笔墨停当,等待墨迹干时,再细细端详老师书法,更觉遒逸劲峻,心中敬佩之意油然而生。

张怀瓘在《文字论》中曾提“一字见心”,名曰见字如见人,今日竟反向求之,先品乎“书以人贵”,又“知人论书”。既知赵建功老师为人端方守重,又为业开书坛别外一家,书法素人形象深入人心。除“诗言志”老将自成一派,余尤喜“挺拔”“逸兴”两幅作品,精短强悍,龙蛇浮动,一刚一柔,其形其神绝庸弃常。且赵建功老师众体兼备,临摹写意别出心裁,最鲜明处在能与古为徒自出新意。纵观赵建功老师书法,其行草书或可试从王维诗“松风吹解带,山月照弹琴”十字一赏,老辣盘桓,潇洒起落间侠气横生,笔意造形颠扑不破,气韵悠长;楷书运笔精到,古拙中自得妍巧,情动于衷而缀其神,神赋于形而生妙趣;隶书则一反常道,稚拙有趣,憨态可掬,如“不要悬黄金,乃见君子心”这幅,竟有以书解字见性之功效,实是别具风味;篆书作品又能尽收甲骨神采,兼具楚简、金文、草书用笔,点画疏朗,寓巧于拙,率意为之。忆来路,赵建功老师沿颜真卿书立磐石功,魏碑、汉隶、秦篆、行草各体搭青云梯,动静结合,神采形质可绍于古人,亦有垂范当世之功。

饭毕,赵老师取出珍藏茗茶供众人品鉴。或问:“二独堂之二独者,何也?”主人答:“独立人格,独立精神是也!”

深夜——军车送我们归队

郭士豪

渐渐步入老年,不由想起50年前的一段军民鱼水情。

1974年年末,我还是一个刚刚16岁的毛头小伙,但已是插队到阳曲县东黄水公社东黄水村青年队的知青。12月29日下午,为让离开家乡的知青们与太原的家人短暂团聚,领导决定放假两天,要求元旦前归队,要会餐和联欢。

1974年12月31日下午,大雪纷飞,要归队了,大家带着亲人准备的生活用品及御寒衣物纷纷踏上归途,在太原北站乘火车先到黄寨站,再想办法归队。列车超员,我们挤进车厢,到达黄寨站,距东黄水村还有10公里。

我们来到县城中心,一条公路在此横穿,我们想在此拦车归队。此时,一辆军车开到眼前停了下来,是一辆苏式嘎斯车,上面的军人也不问我们去哪儿,招呼大家上车,还拉着我们的手往上拽。原来这是一辆放映车,是从太原28中附近驻地前往大泉沟为炮兵营驻地放映电影的车,车上载着放映设备,用篷布覆盖着,误打误撞我们一行14人来到了兵营。一位部队领导模样的人看到我们这群搭车的知青忙上前热情打招呼,挥着手臂说快进营房暖和暖和,吩咐伙房给我们做饭。不大工夫,厨师便提着一大桶热气腾腾的面条汤饭和馒头放在了我们的面前,上面浮着肉片、鸡蛋和豆腐,并热情地为我们盛饭,端着香喷喷的面条汤饭和馒头,大家无拘无束地吃了个饱。

首长说吃好了先看电影,看完电影送你们归队。之后一位士兵领着我们去看电影,礼堂内,士兵早已整齐就座相互赛歌,在中心位置给我们留了一排座位,我们受到全体官兵的鼓掌欢迎。开始放映了,记得前面是新闻纪录片,后面是《青松岭》和《红雨》,电影演完已是晚11时半,我们立刻登车,那位首长来到车前,吩咐司机给车轮胎带上防滑链,一定平安稳妥地把我们送到目的地。我们中的一位大哥说:“谢谢首长的关心,我们的到来给部队添麻烦了!”首长说:“一家人不说两家话,欢迎你们再来!”此刻我们心潮起伏,难以抑制内心的感动,依依不舍挥手告别军营。

车载着我们从大泉沟村东侧向东黄水村方向驶去。时近子夜,大雪覆盖的道路很难辨别,车在茫茫雪原上小心前行,万籁俱寂的深夜,我们听着防滑链有节奏地响着前行着。凌晨2时许,司机终于将我们送到了东黄水村青年队队部。我们的插队带队李树棠仍未休息,听到车响,迅速出来迎接,问明缘由后,握着两位军人的手深情地说道:“谢谢你们!部队的关爱温暖了我们,你们送他们跨了个年呀!谢谢你们!”



本版图片来源:百度网

少年

难挣的一块钱

赵启明

1964年,我14周岁,上初二,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到清泉农场勤工俭学劳动,知道农场农忙时会雇用临时工做农活,学生是做日工,每人每天一元钱工钱。

那一年放暑假后,我回到村里没什么事情可干。我们村离农场五六里地,不算太远,就想到农场找点活干,多少挣点钱,可补贴家用,也可解决学习费用,于是就和我从小的玩伴广成则和鼠弟则商量一起到农场去找活干。

三人相随来到农场,找到负责农业生产劳动的副场长湛泉村人李克仁。老李见我们三人年龄都不大,个头也不高,但听说是学校放假想挣点钱解决学费,很是同情,接受下我们,安排了农活。

我至今清楚地记得,在菜地用喷粉器给蔬菜喷粉剂农药,喷粉器装上农药有十几二十斤重,很沉,挂在脖子上,吊在胸前,还得用手摇动摇把,十分吃力,摇几下,喷一阵,歇一阵。在玉米地除草,玉米秆很高,三伏天闷热,热得人出气都困难,玉米叶子擦得胳膊和脸生疼,浑身汗水淋漓。打垛晒干的苜蓿,低处还好办,越往高垛越是费劲。我们小力小,只好让一个人爬到高处,下面用叉子挑,上面接,勉强完成任务。这每天一块钱的工钱实在是难挣啊!

费气费力地干了三天,李副场长没有再给我

们安排活计,开了条子,让我们到财务室结算工钱。我是牵头人,拿着条子来到财务室,见到了会计。会计白白净净,好像是汾阳口音,一看就是精干人。他接住条子,打量了我几眼,什么话也没问,只说一天开八毛钱的工钱。听到此话,我脑中“嗡”地一下,意识到遇上了麻烦。都知道一天的工钱是一块钱,怎么只开八毛?是见我个子矮吗?年龄小吗?虽然每人一天少两毛钱,但当时物价是一分钱一块冰糖,两分钱一盒火柴,一个鸡蛋送供销社卖五分钱,在学校两毛钱吃一顿中饭。

我一个小孩敢说什么?幸亏天数不多,钱数不大。我默默无言,在表上签了字,摁了手印,拿上三个人三天挣到的七块二毛钱。

领到钱后我犯了难,当时是我叫两个同伴去干活,并告人家一天能挣一块钱,现在只拿到八毛钱,算账领钱也是我一个人经办,他们咋相信?狠狠心,这个事情只能是我一人承担了。于是我按一天一块钱照付了广成则和鼠弟则。付了他们六块钱,我只剩下一块二毛钱。

此事我一直深深埋在心底。快60年了,我的两位玩伴依然不知当年实情。

我至今都没有想明白,当年会计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,要扣我们两毛钱?

世间的很多事情确是难以整明白的。

连载



61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因一家逃亡的路线。有了这些事实,说起他们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,就有了依凭。

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,林徽因和梁思成都不在北京,这些日子他们正在山西五台山一带考察古代庙宇。就在七七

事变这一天,他们发现了佛光寺是唐代建筑。在山里,见不到报纸,也没有电话,只顾工作,外面的事什么都不知道。直到几天之后来到代县,有了报纸,可以打电话了,才知道北平发生了战事。当时也没有想到,这会是抗战全面爆发的标志。平汉路的火车不通了,好在平绥路没有断,他们,先到大同,坐平绥路的火车回到北平。当时北平还在中国军队的手里,守军在他们家门前也挖了战壕,像是要长久驻守,与日军对抗的。他们也准备了吃的喝的,等着战事起来用。没想到的是,过了几天,早上起来外面静悄悄的,出门一看,原来中国军队夜里悄悄撤走了。接着日本军队开进城,北平沦陷了。

北平一沦陷,梁思成便决

定,一有机会赶紧离开,响应政府的号召,到大后方去。九一八事变之后,他在东北大学待过一段时间,知道当亡国奴的滋味。再就是,他的身份也不允许他留在北平。此前两三年间,随着几篇著名的古建筑考察报告的发表,他已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,日本人占领华北后,要维持地方治安,学术繁荣,不会不打他的主意,那时要走可就不容易了。

9月初,机会来了,他们一家五口,除了他们两口子,还有一女一男两个孩子,林徽因的母亲,上火车去了天津。天津也不是久留之地,下来去哪儿呢?梁再冰的文章里,好像是说,一开始就定下去昆明,怕不是这么回事。

随笔

